

皇朝經世文編

第一冊
卷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五十一目錄

戶政二十六推貼

省官役以清關弊疏

徐旭齡 諸禁徵收私稅疏

李贊元

清除煩苛之確稅疏

甘汝來

清釐關務積弊疏

晏斯盛

商峯遠限贖銀宜免狀

曾玉孫

五代鹽麪之禁

趙翼

請罷湖口關

王澤宏

酒禁

顧炎武

與徐司空蝶園書

方苞

禁止麪麪疏

尹會一

上鄂相國論酒禁書

陳兆崙

請開酒禁疏

孫嘉淦

請開麪禁疏

孫嘉淦

禁酒情形疏

孫嘉淦

卷五十二 戶部二十七 錢幣上

銅

顧炎武

論錢幣

陸世儀

六經不及貨泉論

顧棟高

古者貨貝論

闕名

銅政議上

王太岳

銅政議下

王太岳

廠記

檀萃

復當事論廠務書

倪蛻

與雲南李參政論銅務書

李紱

重銅運以杜弊累疏

嚴烺

滇繫序

洪亮吉

請收礦稅煎鹽疏

何世瑱

請開礦採鑄疏

鄂彌達

請開礦鑄錢疏

王仕俊

陳粵西礦廠疏

田畯

停止開礦事宜疏

鄂彌達

苗疆銅礦毋庸開採疏

楊錫綬

奉 旨議禁銅器疏 雍正五年戶部

請嚴銅禁劄子

李紱

請弛銅器疏

海望

滇繫論錢法

師範

卷五十三 戶部二十八 錢幣下

文帝除盜鑄令論

孫廷銓

汴宋歷朝錢文輕重記

顧棟高

禁私銷議

喬光烈

鼓鑄議

夏駟

錢法議

岳震川

通行錢法疏

徐旭齡

開銅源節銅流疏

晏斯盛

廣鑄錢

葛相亮

申銅禁酌鼓鑄疏

陳宏謀

杜制錢銷毀之弊疏

陳廷敬

粵東鼓鑄議

郭起元

制錢議

任源祥

明錢法論

顧炎武

以錢為賦

夏駟

廣銅斤通錢法疏

顧炎武

疏錢法以濟民用疏

趙廷臣

疏通錢法狀

元展成

敬陳泉布源流得失疏

儲慶趾

黔省錢法疏

楊天縱

錢法之變

顧炎武

用古錢議

徐乾學

銅鈔議

邱嘉穗

論銅鈔序

李呈祥

行錢議

高珩

請停鼓鑄事宜疏

陳明米貴之由疏

卷五十四 禮政一 禮論

原治

禮論

定制崇儉疏

定經制以節民用疏

請頒禮制書疏

鄉飲禮儀序

答顧復初司業論五禮通考

祠堂考誤四則

卷五十五 禮政二 大典上

祭地祭社不同論

地壇配位或問

請立雲壇疏

論北嶽中嶽

水旱變置社稷論

諸祭議

考祀典正禮俗疏

與佟太守書

聖廟五王昭穆位次議

前漢經師從祀議

姚文然
陶正靖

張惠言

劉鴻翔

陳廷敬

孫宗溥

魏象樞

衛既齊

秦蕙田

王懋竑

秦蕙田

徐乾學

徐以升

閻若璩

全祖望

張玉書

陶正靖

朱彝尊

金門詔

全祖望

收小錢以供鼓鑄疏
短陌

復禮上篇

行儉論

請修禮書疏

請禁宴會疏

杜奢疏

儀禮鄭註句讀序

禮記手鈔序

家禮纂要序

冠禮考誤五則

天地合祭辨

郊祀

方澤壇左右辨

請舉秋報大典疏

北海祀典或問

城隍考

升祔大禮議

請酌定先師祀典疏

祀契議

議都察院請增祀狀

禁原蠶說

高晉 平錢價疏
顧炎武 奢吝說
凌廷堪 復禮中篇

陳斌

叔孫通論

請釐定制度疏

請酌定家禮頒行疏

高珩

力行節儉疏

張爾岐

儀禮鄭註句讀序

黎士宏

三禮議

家禮非朱子書考

葉燮

昏禮考誤五則

王懋竑

郊祀分合議

秦蕙田

北郊配位議

閻若璩

北郊配位尊西向議

龔學海

北嶽辨

徐乾學

田懋

魏世倣

凌廷堪

趙進美

胡煦

甘汝來

徐旭齡

顧炎武

韓英

王懋竑

王懋竑

顧棟高

徐乾學

毛奇齡

顧炎武

全祖望

陸世儀

汪師韓

張永銓

張廷玉

齊召南

皇朝經世文編卷五十一

戶政二十六 權酌

省官役以清關弊疏 康熙九年

善化賀長齡 耦庚輯

御史 徐旭齡

今日民窮極矣。所恃通財貨之血脈者。惟有商賈。乃今商賈以關鈔為第一大害。臣推原其故。總由於官多役多事多。有此三患。故商賈望見關津。如赴湯蹈火之苦也。往者以地方官不能料理樞務。改為滿漢兼差。所以杜絕姦竈。澄清科派也。近見告許關弊者。如淮安關則有郭宗儀。告曹有大等。揚州關則有傅洪勳。告丁世芳等。或婪贓巨萬。或人命千連。見在告部行查。是滿漢兼差。本以恤商而反致病商。本以裕國而反致蠹國。夫去弊者必清其弊之源。止貪者必絕其貪之路。今督理權關。不過照額徵收。本無難事。或滿或漢。止差一官足矣。若必滿漢並差。多官則多費。多費則多加派。其勢然也。當見關差。命下未出都門。親友稱賀。或饋酒食。或送馬匹。多募隨丁。盛治行裝。其費已不貲矣。及其在任。過往知交。迎送饋遺。至於差回。彌縫要路。酬答親友。凡此費用。無不取給於一差。故與其多差一官而禁其貪。不若少差一官而省其非也。伏乞 敕下該部酌議。以後關差不論滿漢。但擇廉幹官員。止差一人。永著為例。則省一官。即省千萬商賈之膏血矣。至舊役盤踞。屢經嚴禁。而如故者。各關既就近招募。則此輩衙門情熟。易於上下相朦。如揭關舊役吳健之等。已經科臣柯聳題參。而淮揚關各役。則仍然表裏作奸。如曹我植。即曹元吉之子。賀森。即賀爾植之子。張公玉。即張一躍之子。夏永公。即夏有奇之弟。陳爾聯。即陳在位之子。有子供役。而父在外收銀。弟供役。而兄在外需索。不惟舊役不能禁。役反化為二役矣。總由各關就近招募之弊也。近見工部題參杭閩史綱。於經制之外。私自招募典史。現在議處。伏乞 敕下吏部。將各關經制書吏。從部召募。確查果係殷實良民。取具印結。考取分撥。不許各關私自招募。則舊役可清。而熟於作奸之根株絕矣。又如漕臣帥顏保題請。淮關歸併。而戶部復奉有各省相近之關。令一處兼管之。旨。然臣以為閩固當併。而各關納稅之名色。尤當併也。即如淮倉有正稅一稅。由閩由梁手本等項名色。工部有抽單丈量加料等項名色。板關有正鈔加鈔石頭等項名色。合計三關名色。不下二十餘項。推之各關。俱有因循積弊名色。無不皆然。抑知名色多。則商賈易惑。頭緒繁。則需索易增。伏乞 敕下督撫嚴查。將各關各項名色。盡行禁革。通計稅額若干。總歸一項。刊石通衢。務使商人易見。易知。更刻大字於上。照數納稅。如增分毫。即係私派。立行重處。則正項既明。而額外之需索杜矣。如此則省官以清私派之根本。省役以除作弊之爪牙。省事以絕需索之徑路。革積弊而甦商賈。計無切於此也。

請禁徵收私稅疏 康熙十一年

副都御史李贊元

竊惟國家取民原有定制故田賦而外設有關稅固所以取商賈以資正供亦所以抑逐末而稽奸究斷未有市民交易原非與販而亦稅及織毫者也我皇上夙夜靡遑日以加惠元元為念蠲租有詔私征有禁近且以銀荒定以十年起

租是於正供之中亦時寓一存恤之意乃有不奉經制借名料餉積熾其擾害蠹役恣其賸削事若相習害乃為大敢為我皇上切陳之臣查權關之設也稅課稅務諸司皆征其本地出產與夫輿販雜貨或船裝車載或列肆造作原係商賈自當遵例輸助國用至若日中為市各相交易所賣者不過布帛菽粟是其口食雞豚牛驢是其畜養即布帛花綿以及蔬果等項無非肩挑背負圖升合以餬口初非營營逐末與販者可比乃有奸民惡棍串通衙蠹借雜稅名色在於該地方官賄賂行帖執照有所為斗子秤子牙行經紀集頭保長等項名雖不一大率以硃票印信為護身符券凡民間斗米耕牛隻雞尺布無不擷取用錢以故落地有稅空舟有稅甚至於搜囊發篋且遍及於窮鄉下邑菜傭固所不免屠戶亦在必征究竟雜稅報上寧有幾何而窮民之膏髓錙銖不遺稍有不足即指為漏稅誰復敢起而與之辨論者近日山東巡撫張鳳儀疏參魚台知縣該紹泰貪婪三款而沿途盤索客貨科歛稅銀已居其二則其未見之奏章者又不知其凡幾矣昔王安石以呂嘉問為市易使行坊郭錢白地錢等法鄭俠謂其察及難勝負水給薪擔粥提茶皆遭荼毒垂之史冊亦足為戒況乎不奉朝廷明例敢於僭名行私官役通同棍蠹交橫故其弊牢固而莫可解彼此盤結而不得上達間有上官出示嚴禁亦不過以照額征收為詞而亦未得悉知其擾害至此也昔曹參入代蕭何屬其舍人曰勿擾吾獄市事雖行於一方未始不可行之於天下言雖出於一時未始不可行之於後世方今刑獄禁令荷蒙我皇上再三慎重獄無寬濫而市廛井里之大害尤當嚴為釐剔者也查故明洪武諭戶部言奸臣稅天下貨物及於織木朕甚恥焉自今凡軍民嫁娶喪祭伏臘迎送儀物及自織造染練布帛與買已稅之物細民擔挑蔬菜魚肉果食非輿販者毋得稅此在已征者尚思禁革況我國家原未定稅及此安可聽其公行而罔忌耶邇來裁併關差省革羨餘無非為商民受累而直省各官役人人可以抽稅處處可以為關不幾大負我皇上愛民恤商之盛心乎伏乞敕部嚴行在內在外痛禁前弊凡服食器用等項非係輿販者不得借名苛索除鄉村應役地方外再有私給行帖執照擾害百姓者發覺之日官作何處分役作何究治嚴定條例務使市肆不擾細民安業無吁嘆愁嗟之聲有優游作息之樂

請除煩苛之權稅疏 乾隆三年

甘汝來

竊查商賈通有無以便民司市貢賄以足賦故關津有過路之稅鎮集有落地之稅酌其所獲利息之多寡不過十取其一以足賦課下不病商上可益國由來久矣自有司奉行不善往往浮收過取而贏餘之數以出近日則視贏餘多寡為議定是以監督有司急力苛索多方取盈基則不問則例有無定額總藉口於贏餘無出而誅求不已毛髮無遺嗟茲商旅何堪剝削況其病不獨在商也商增一分之稅即物長一分之價而民受一分之害是所謂贏餘者非富商之資本實窮民之脂膏也我皇上受恤黎元德澤思溥於田房契紙一項已荷革除深為民便臣竊以為商稅一項亦可準此意而略為釐定謹將臣耳目所及不便於商民者敬陳之一樞稅不宜重複也查一省之內每有設關數處者原因各有出入要口不得不層層稽覈非為已稅者越數百里而復徵也乃浙江兩廣等處節節皆關一關甫樞一關又徵此甚非立關之本意實奉行不善也請嗣後凡貨物經過如初關已稅即給票為信他關祇驗票放行毋得重複苛勒一米穀之稅應豁免也查食為民天非他貨可比各省原無米穀稅例惟廣西各關獨征之故廣東獨受米穀昂貴之害其餘要關准關等處雖不徵米穀之稅但俱照船隻尺寸則例抽報料稅亦仍是米穀徵稅也夫米為窮民所必需之物土窄人稠之地或偶有水旱之鄉皆仰資於鄰省奇增一關之稅銀即長一層之米價曷若蠲此毫末之稅項而令小民受飽飲之惠乎請嗣後凡米穀船到關止稽查有無夾帶私鹽違禁等物概停其徵收稅銀船料則小民沾無窮之實惠矣一沿海捕魚船隻不應輸餉也查邊海之地迤邐汪洋居民惟以採捕魚蝦藉以活命其船則用單桅不能出洋貿易向例祇於本縣給照稽其出入並不輸稅近聞各海關監督雖單桅船隻亦令請領關牌同雙桅出海貿易之船一體輸鈔此無論輸鈔之多寡即請領關牌一次已需規例四五六兩嗟此窮漁奚能堪此請 敕令海疆督撫查明單桅魚船概免領牌輸餉庶海濱貧民得有生計不至困迫為盜則官與商民又胥享安寧之福矣一魚鰲鴨鰲之稅宜盡蠲也凡近海貧民資生無業有用竹笊取魚者有於埠頭養鴨者聞廣之問悉按多按單徵稅而窮民之生計益憂矣此項稅銀無多原無裨於國計而極有害於貧民應請盡蠲除以甦民累一各關之飯錢宜革也向報到關未問正稅先索飯錢當見貨物無多之客商其所費飯錢竟有數倍於正稅者請 敕令各省督撫及各關監督務嚴飭各役凡商旅到關止按則例徵收正稅概不許需索飯錢如再有不法之徒剝削商民督撫監督置若罔聞者許科道不時糾參嚴加議處以上數條皆臣見聞所及灼知其甚有病商民故敢不避煩瑣冒昧瀆陳是否可採伏乞 睿鑒施行

清釐關務積弊疏 乾隆四年

晏斯盛

窮本年二月督臣鄂蘇圖以龍江西新各關稅務一時乏人委臣暫行代管臣查關稅事務至瑣至細而大賈經營小販度活請除煩苛之權稅疏 清釐關務

土產人工洪纖之物併屬生計其間有積弊相沿事出理外悖
正者敬陳如左

皇上之恩意失權稅之本源傷理財之大體當請一釐

一則例內開江關西關稅鈔照現行則例徵收耗羨在內新開除五城地租其餘稅鈔均耗羨在內等語查雍正六年監督閩
海關赫德脩定則例將火耗併入正項奏准遵行但所定則例內各稅款比之順治十四年 欽定則例每正銀一兩屢次
增加至輕者二錢至重者二兩有零如工稅桶簍內薑茶磁器木杓魚桶等項舊則二分初次加耗二釐三次又加耗六分一
釐如青柳木稅舊則每根銀二錢五分初次加一耗二分五釐三次加二耗五分五釐三次加平每兩五分如杉木稅舊則每
根七釐初次加一耗七毫二次加二耗一釐四毫四絲三次加平每兩五分如戶稅白絲舊則每百斤四錢五釐後增加七耗
二錢八分三釐五毫耗羨疊增鑿鑿如此此河臣高斌前任督閩時刊發則例所以於各稅項下俱載明耗羨在內而新關稅
鈔人聲明除五城地租也嗣是乾隆元年奉文各關除正額盈餘加一火耗之外其餘巧立名色一概革除不得多取等因是
龍江西新各稅併入正項徵收之耗羨既經奉文自應如川省榆關之裁去加四只取加一方與奉 旨之案不悖而江寧
各稅於則內原增耗羨之外又增加一飯食查飯食即照單錢之別名非單錢之外商賈又肯另加飯食也乃前督臣織造臣
俾奏內指稱此項為商販給付之耗羨飯食不知耗羨係隨正在官之項而非給付吏書之項是耗羨飯食兩者必不可併為
一項其時部臣洞悉其非行文駁查追回奏內將耗羨指為地租之三百餘兩而飯食係各商賈給付議留則明與則例所載
除五城地租外各稅鈔均耗羨在內之語顯然相悖而又於正項盈餘火耗之外另立加一飯食名色毋怪乎輿論相傳以各
關俱蒙 皇恩減免而龍江西新三關獨被加增也再查近年該關盈餘較之雍正元二等等年增之五倍皆此商民脂膏抑
亦司權者有意為之以多餘為稱職此未知 皇上之心而不覺其自入於股削也伏懇 皇上申諭各關正額不至虧
欠盈餘不為侵隱據實報銷不必以日增為能則拔本塞源而關務雖極瑣細亦光明正大輕而易舉矣

一則例內開江關西關稅銀照現行則例市平徵收新開除五城地租外其餘均照市平徵收等語查順治十四年則例內稅
款與現行則例輕重懸殊之處皆有平砵在內如工稅桶簍薑茶磁器木杓魚桶等項正耗皆三八下平青柳杉木稅每兩
已部砵五分惟五城地租一項與地丁錢糧相同另收部砵此現行則例所以各稅項下皆載明市平徵收而新關稅鈔又聲
明除五城地租也查江寧市平較部頒司砵每百兩輕二兩而部頒關砵又較部頒司砵每百兩輕三錢是市平較關砵每百
兩應輕一兩七錢每一兩應輕一分七釐民間蠅頭分釐必較則例內已包有平砵則一切徵收自應竟用市平而市平或輕

重不齊即以一分一錢至十百兩遵照部砵分出小砵另減分釐錢兩以合市平俾零星小販得沾分釐之惠而大商大賈亦服平砵之公矣

一則例內丈量蘆筏深潤長短層次底面算法甚為精密俱係實在並無虛數查龍江闊丈量有連天連水連人之口號此皆虛浮權算商賈不甘之語訪之連天之說在牌之面因水之深見尺如寸見丈如尺高量虛數故稱連天其連水則因爬口所到無水之處虛深二尺八寸是以水為木故稱連水其連人則因牌邊無水之處飛寬三尺以虛為實故稱連人以無形之深高虛潤均為實在科微雖稅可有盈餘而商賈難言輸服國家理財久有常經溢額尚行裁減豈肯於青天白日之中無木生木而科斂於虛無之地夫商家之置貨如糧戶得田完稅之則例無異田地之科則而量木之爬竿又如丈畝之弓口名別義同均屬不可浮溢況稅有正額有盈餘併有耗羨又何堪算入虛無也是以實算實一定之理而或者謂牌如船底旁淺中深故以爬口作算然爬口甚長已及中深之處則旁之淺者愈增深數而中深之二尺八寸更多溢數矣又謂牌多下潤上窄使果有之則何不以窄潤相乘見其實數而獨以潤為準且何以知其潤必三尺也況前為牌如船底則下窄上潤又與此所謂下潤上窄者兩相反也至於平面高出見尺加寸見丈加尺則竟無可解說此文量之所以當據實在也再本牌之中川楚所販有青柳木一項其稅三十倍於杉木雖稅納之數並無判數之例今丈量之法計木若干以十分料算凡川楚之牌雖無青柳在內例得於杉木雜中判閱青柳若干或三分或四分或五分隨意多寡可以高下其手大滋弊害此又當定以畫一之數不得隨意判斷者也再則例內有招木票木零木名色皆可數明根數照例實料乃算法亦用虛派每牌三項各二十五根照牌深數遞加並不問其多寡有無亦屬無名再則內有竿木一項附牌而行以防黏擱大者每根五分五釐四毫四絲次者每根四分一釐五毫八絲原應點明實數分別上次科納乃丈量不點數不分別概之五分五釐上稅或一百根加至五六百根遞增八九百至千餘根不等即無竿木者亦必加出四百根尤屬虛幻此均當改正實數者也

一出城進城之人不盡富商大賈其或物件最少單人獨貨如布一疋鞋靴靴一二件帽數頂角數把雞鴨數隻及雞鴨蛋數十枚等類手攜目睹並無藏掩且多窮民謀生之計與商人之負販賈利者大相懸殊應請竟免徵收稅銀則小民尤沾實惠也

一現行則例應加釐正也查各貨物例內俱以銀數多寡分類客商難於尋考應將服食器用分析門類以類相從而載其銀數於下庶幾意揣可知一尋即得至如稻籬簞箕撮簸皆農家之用雞鴨猪狗雜毛短髮皆真田之需又秧鞋蒲鞋草鞋涼鞋

布條脚帶掃帚蓆苗帚竹篾竹簾角料舊篋子碎布頭半截驢皮菜種茨菇荸薺薺樓桃葡萄甘蔗蔗蘿葡及瓜青白粉雞鴨墨皆窮人度活之物又失風破船板尤屬急難之餘資此均當不入稅款者也又出城貨物有入城曾經稅過者貨賣未完出城又照入城例投稅此則重複徵收亦當刪除者也又如下關零油例載四罇為一簍今皆不用磁罇改用小簍所盛之油約與磁罇相等當以四小簍為一石今以二小簍為一石此與則例不符而未經開明者也又如牛馬尾與水片麝香同稅牛羊角與犀角同稅又同一燕窩海參等貨而聚寶朝陽兩司與龍江一司不同稅此又參差不倫所當正定者也

一五城地租當歸上元江甯兩縣輸納也查開稅止徵貨物而地丁則屬有司章程一定催科有方偶遇災歉減賦蠲租皆得均沾恩澤或其地之荒熟不一墾廢不常可以隨時詳請分別輕重多寡時日緩急以定催徵自此項併入關稅則歲有定額額有定限限有不足則差役滋擾甚者地已別售而租仍本戶無可稽考且或歲遇大歉皇仁大澤一切地丁皆得邀免而五城地租無可寬貸即如上年以及本年上下兩江兩沐恩免而該地不在其內雖荒月可以酌量緩徵而應蠲之數不得與地丁一例今計此項地租僅一千七百一十四兩三錢八分五釐七絲在關在縣均屬錢糧而與佃民實有未便應請諺關劃交上江兩縣照民賦催徵歸入地丁一例奏報并查明上年及本年應免之數同民賦一例蠲免則皇恩無

處不到而窮佃亦永遠沾被矣

前明范文夾編龍江西新則例序曰夾編至此未嘗不嘆民生之無遺利也凡日用零雜之物無不藉而權之其病在細夫三十稅一制甚善也即折鈔法行費以毫計始止二算未為過徵迨六毫議定已三倍稅矣繼以新餉倍加又六倍稅矣其病在重賢者雖不能免於例內亦不宜增於例外蓋有慨乎其言之今查順治十四年之例折中酌定足為法守至雍正十三年定例取屢增之耗盡併例內徵收則已屬無可復加之數是例外之加一誠可以已而例內有所減無多足使窮民者應併請

皇上仁恩敕行酌減則閭閻出入被澤靡涯矣

商茶遠限贖銀宜免狀

查茶法有官商之分最者官三商七今則官商各半商力為已竭矣小引商人力微而苦較劇則凡可以撫恤之者不可不急為之所也查近例小引商人於漢中盤驗時按其月日如遠限期擬答折贖至司交茶亦如之此官茶擬罪之大概也商茶盤

驗遠限亦如官茶擬贖運至該州縣發賣亦如之此商茶擬罪之大概也今小引商人馬騰雲等合詞籲請除免商茶二罪蒙

批查議此誠洞燭商困而急為撫恤之至意請為憲台議之官茶者公事也商茶者私事也大義先公而後私故不急公者有

曾王孫

罰凡官茶本盤不得先盤商茶盤驗既後於官茶則至州縣發賣必遲誠有勢難依限者恒情之所以自為者無所不至故商茶之至於這限者勢也非得已也官茶違限者罪之所以儆凡為商之不急公者天下之大法也商茶違限者免之所以憫凡為商之不得已而不自為者天下之大體也嗣後小引商人商茶違限其盤驗并發賣州縣應概免擬罪至於官茶違限仍照前例

五代鹽麴之禁

趙翼

五代橫征無藝洪客齋筆記宋溫以夷門一鎮力征而得天下士雖苦戰民則樂輸宋帝與唐莊宗對壘於河上民雖困於警運亦未至流亡由賦歛輕而田園可戀故也及唐莊宗任吏人孔謙為三司使峻法以剝下厚歛以奉上於是賦歛日重而歷代因之今即據鹽麴二事可見其大概也凡鹽鑛戶應納鹽利每斗折納白米一斗五升晉初始令折錢收納寬戶所納如此鹽價之貴可知也海鹽界分每年收錢一千七萬貫以區區數十州之地而收價如此其價更可知也每城坊官自賣鹽鄉村則按戶配食依田稅輸錢其私販之禁十斤以上即處死刑鹽煎鹽者不論斤兩皆死凡告者十斤以上賞錢二千五十斤以上三十千百斤以上五十千其法令之嚴可知也晉高祖知鹽貴之病民乃詔計戶徵稅每戶自一千至二百文分五等聽商人販鹽民自賣食一時頗以為便出帝時又令諸州郡稅鹽過稅斤七錢佳稅斤十錢蓋已按戶徵鹽錢不便改法乃又加徵商稅使利歸於官也漢乾祐中青鹽一石抽稅一千文鹽一斗是又加重於出帝時矣周廣順中始詔青鹽一石抽八百文鹽一斗白鹽一石抽五百文鹽五升然鹽價既因抽稅增貴而按戶所徵之鹽稅又不放免是一鹽而二稅民益苦之此鹽法之大概也其酒麴之禁孔循曾以麴法投一家於洛陽私麴五斤明宗乃詔鄉村人戶於秋田苗上每畝納錢五文聽民自造麴釀酒其城坊亦聽自造而權其稅長興中又減五文為三文尋仍詔官自造麴減舊價之半賣民釀酒漢乾祐中私麴之禁不論斤兩皆死周廣順中仍改為五斤以上然五斤私麴即處極刑亦可見法令之酷矣此麴法之大概也以上俱見薛史即此二事峻法專利民已不堪命況賦役繁重橫征百出加以藩鎮之私歛如趙在禮之拔釘錢每戶一千劉錡之加派秋苗每畝率錢三千夏苗畝二千民之生於是時者可勝慨哉

請罷湖口關復九江關疏 湖廣通志

王澤宏

竊惟國家之本計惟財與賦財賦之充足在鹽與關我皇上頻頒蠲租之詔屢減額外之徵數十年來農工商賈無不仰戴 皇恩固已淪肌浹髓乃有不費內府之金錢不損朝廷之額課綸音一下各省歡呼則莫如湖口之仍

歸九江關之為善也。夫昔日之設關九江者，因上有龍開河官牌夾，下有老鸛塘白水港，俱可停泊多船。冬夏不涸，無波濤洶湧之危，輸將甚便。此誠利國利民，經久不易之善地也。後以江西東下，亦應納稅，暫移湖口。此一時權宜之計耳。初未計及湖口一縣地處下流，乃江湖兩水交會之衝，又有上下鐘山巉巖峭壁，插入江中，既已設關，遂成商船納稅必泊之地。止有虹橋一港水漲之時，大船僅容數號，小船僅容數十隻。倘水涸船多，不得已盡泊江外。大風暴起，巨浪滔天，欲求入口而不得，欲求渡關而不能，故其患不可勝言。此湖口斷斷不宜設關之明效也。或謂自江西出湖以下，江南自江南入湖以上，江西恐有漏稅之弊，不知九江一關征船而不征貨，丈尺已定，稅無可匿。臣查大姑塘去九江四十里，在湖口之內，舊係泊船之地，應聽部司委員在彼收稅，彙繳關庫，以給票為憑。至各省出湖船隻，大姑塘收稅者，九江驗票放行。各省進湖船隻，在九江納稅者，在大姑塘驗票放行，則兩處自無漏稅之虞矣。年來風濤時起，沉溺疊見，商情以積久而不得伸，差員以時暫而不敢請。此臣所以不得不代為請命也。倘荷允行，則往來舟楫無傾覆之虞，東西商賈無漂沒之苦，既於額設國課一無所虧，又於貿易民生皆得其便。乃經久無弊之長圖也。臣本楚人，九江湖口皆臣久居故於情形甚悉，伏乞敕部詳加酌覆，務審稅課之盈虛，查風濤之險易，考人心之向背，一經改正，庶船多稅足，商悅民安，無不仰頌覆載之恩，同於天地矣。

酒禁

顧炎武

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廢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幾酒，謹酒而司，執禁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矣。故戒康以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於幽王而天不誨爾，之詩始作，其教嚴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國中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自升其畫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鄰侯既闕之於前，糾民以刑，平陽復失之於後。宏羊踵此，後而權酷夫亦開之有其漸乎？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為利國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國學紀聞謂權酷之然，史之所載，自孝宣以後，有時而禁，有時而開。至唐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自此名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權錢，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禁羣飲即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燾奏謂設法勸飲以斂民財，周輝雜志以為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此，權酷之弊也。至今代則既不權縉，而亦無禁令，民間遂以酒為日用之需，比於饔飧之不可

開若水之流滯滯皆是而學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故知邠原之遊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舊唐書楊惠元傳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詔移京西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座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為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為歡若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於道路唯惠元一軍餅疊不發上稱嘆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能以眾整如此即治國何難哉

沈祐等言太宗朝禁辛買魚肉及酒入營門

水為地險酒為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黃魯直作黃義字說云酒善徐尚書石麟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沉於酒而不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瑩雪叢說言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身不飲頃者米醪不足而烟酒興焉則真變而為火矣

與徐司空蝶園書

方苞

河北諸路旱荒聖主減膳撤縣詔廷臣言事而羣公未聞進嘉謨以佐百姓之急者夫備災宜豫非倉卒所能舉今野荒民散而新穀不生所可為者惟無使舊穀妄耗耳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周官凡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黨正族師歲時蜡醕耳漢制三人無故共飲罰金一鍰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誠知耗嘉穀於無形而眾忽不察者惟酒為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酤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較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其藏富於民與古者耕九餘三之數等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救粟如水火豈寃言以欺世哉凡民間用酒莫宜於祭祀婚姻然周官制法不耕者無或不績者不哀祭無感猶可況以歲凶而去酒乎至公家之事不過歲祭孔子廟及賓興鄉飲有司自可及時以釀周官所謂酒是也今功令通禁燒林為酒而他酒及酒肆無禁故眾視為具文而官吏反得因緣以為姦利宜若令凡酒皆禁絕令到之日有司巡視城鄉已成之酒皆輸公所俾其人自賣而官監之盡而止過此以往有犯禁者其店房什器官沒之若私釀於家則紳衿褫服白衣決杖罰用漢法凡境內有酒肆而有司不能禁察者奪其官官舉者賞五十千夫周公當重熙累洽年穀順成之日

而使天下有祭無感喪無哀者非故欲拂人之情也不如此不足以齊眾阜財而使長得其樂利也俟數年之後穀粟陳陳相因然後用漢法變而通之問歲官賜民酒戶三斗俾儲以共祭祀婚姻養老疾有非常之澤然後賜酺如此則政有常經且可以正民之禮俗矣世人樂因循偷貨有述古事陳古義者輒目為迂濶然自公卿大夫吏士務適時宜而羞為迂濶者蓋數十年於茲矣則其效可睹矣太夫人春秋高不敢告公以難行事如此類言之者無過而實良圖望宿留聲言

禁止跽麵疏

尹會一

臣查燒酒所需高粱為多而中州所植高粱為盛蓋因地土平衍蓄洩無備雨水稍多即虞淹沒惟高粱質粗而稈長較他穀為耐水故種植者廣其稈名曰秫稽民間編籬蓋屋織席煥薪莫不取給於此而黃河兩岸堤長工險歲搶二修必需秫稈墊鑲所用更不可勝計獨是高粱之為物易朽而難於貯久因用以造酒資其利以濟日用之需相沿既久習以為常而大開燒鍋與販射利者甚少民間取用惟明流居多其色類於燒酒其味稍淡亦用高粱作成大概飲燒酒者十之二三飲明流者十之八九此酒家常率能自造隨處俱可零沽幾於比戶皆然使禁燒酒而不禁明流則造酒仍眾若禁燒酒而并禁明流則犯禁者愈多此臣仰體天心再四籌畫順民之情因民之利而不敢遽請嚴禁者也惟是造酒必需麵麵必用二麥豫省產糧惟二麥為最廣而耗費多糧者莫如跽麵為最甚凡直隸山陝等省需用酒麵類皆取資於豫故每年二麥登場後富商巨賈在於水陸馬頭有名鎮集賣收麥石開坊跽麵耗麥多者數千萬石夫麥乃五穀之精良非若高粱之質粗而易朽豫省之民尤每食必需耗一分之麥糧則損一分之民食若省一分之跽麵即裕一分之積貯是禁麵既以節二麥之費更以清造酒之源臣請嗣後除民間零星製麵自用者免其逐戶查禁外其有開張作坊廣收多跽麵積販賣者嚴行定例治罪并將失察縱容之地方官定以處分凡關津隘口嚴加稽察如有車載船裝牲畜馱運盈千累百販往各省者即行查拏究治無幾麥糧歲有餘積儲蓄日饒而跽麵不行則燒鍋亦可漸減矣他如查禁之難滋擾之弊以及棗柿等類之均可燒酒諸臣業經陳奏不敢贅瀆

上鄂相國論酒禁書

陳兆崙

昨奉 旨發議尚書孫公請酒禁一疏蒙虛衷下詢向聞尊誨云弊中有利利中有弊為地方大吏者毋輕言與利除弊老謀至計當流連於心不能忘孫公所奏開燒鍋一事其言實有類於是顧先生察之也孫公以高粱祇堪供造酒之用推論禁止之弊謂於生計有損此說誠矯枉過當夫使果重其罰而立致其效則家有蘆藏巷無簞飲豈非為治者之至願而無纖毫

之弊哉若愚見所慮者在萬萬不能禁止耳何也天下承平日久但於休養之樂復安知耗穀之患而但以爲大欲所在日用之常故聚賭私鑄之奸未必人人能之時時爲之造酒則事習而工省毋論資本多寡皆可隨分收息嘗往來經營魯燕趙間五里十里之墟三家四家之村曠蕩蕭條一無所有惟燒酒雞卵則家蓄而戶聚焉其寒冬置子於懷兩人合衣而下無襦袴者股戰而顛醜非一人也至於縛草爲亭呼客駐馬招之立應歡然探囊何者酒不費錢而溫如扶孺故也其他赤腳老嫗裸體童男扶路叫號一錢莫與所遜於亭中人者不過數升資本而即已狼狽若此夫此村墟之民豈皆有力量能爲燒鍋者哉而既禁燒鍋則未有安置此輩之所而此輩固滿於齊魯燕趙間矣若其有力之家業於是者覓遊其生於平日駁峻其法於一時其勢不出於抵死觸禁不止而此抵死觸禁之人又滿於河北五省中矣夫弊有積重而不可返利有至美而難以興者尚書慮之於禁止之後以利爲害愚則慮之於申禁之時未有利而先見害似宜一思而再思也方今 君相一德動發絜金數逾鉅萬一切賑濟蠲免不煩再計尤加意近畿各道屢訊疾苦此時民氣和樂自不待言似不宜求治過急而稍損其樂生之心或更需之數年之後使彫敝日起則民氣固而令無不行也以上所列聊備輿誦伏惟鈞裁而賜以訓示焉

請開酒禁疏

孫嘉金

伏讀

上諭河北五省燒酒盛行特以飲少輒醉其價易售人皆樂其便易故造之者多則是造酒之由

皇上既知之

矣又讀

上諭燒鍋之禁有司陽奉陰違賄富民用其資財串通胥役敢於觸禁肆行則是禁酒之弊

皇上亦既知

之矣知其造之多而禁之難而猶斷然必禁者蓋以造酒之家類皆富民而非貧民之生業禁酒而存米穀則富民不過暫緩

於一旦而貧民將享樂利於無窮此所以斷然禁之而不疑也臣之愚昧則以爲燒酒之禁無論禁之而滋擾擾之而終不能禁

借令禁之不擾而能永禁其貧民之生計米穀之益藏不惟無益而且有所損臣請詳言之望

皇上鑒宥而採擇焉夫

所謂作酒醪以康穀者爲黃酒言之也黃酒之麴必用小麥其米則需糯粳秫黍此皆五穀之中最精且良靡之誠爲可惜若

白酒則用高粱而佐以豆皮黍穀糠之類其麴則用大麥大麥與高粱非朝夕所常食而糠穀等項本屬棄物雖而成酒可

以得重價其糟可以喂六畜此乃化無用爲有用非作無益而害有益也他若蘘柿葡萄等類皆可燒酒乃天地自然之利不

需穀米而成今欲禁燒酒而併禁黃酒則無以爲祭祀賓客養老之用誠有所不可若不禁黃酒而止禁燒酒則是使天下巨

萬億兆飲燒酒之人皆轉而飲黃酒飲燒酒四兩而醉者飲黃酒二三斤而不足則黃酒之沽必什倍於前而小麥糯黍之費

不可以數計矣省大麥高粱之粗且賤者而倍費小麥糯米之精且貴者此臣所謂無益於益藏者也至小民之生計則豈特

口食已哉必將以釜甄爨而以鉄耕百工之所為皆需以粟易之而又有稅糧之徵衣服鹽蔬之用婚姻疾病喪葬之費非糶五穀無由得也故粟太貴則病未太賤則傷農得其中而後農未俱利故農有歉荒亦有熟荒計十年之內歉歲三而豐歲七則粟宜有所洩非但積之不用而已今北五省之地不種高粱則無以為薪席屋牆之尾種之用其稻稗則其顆粒宜有所售賣燒鍋既禁則富民不買高粱而貧民之高梁雖賤而不售高粱不售而又必需酒則必賣米穀以買黃酒向者一歲之內八口之家賣高粱之價可得七八兩今止二三兩矣買白酒之費不過二三兩今買黃酒則費七八兩矣既已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糶穗穀之類堆積而不能易錢園林果木之實腐朽而歸於無用牛羊猪鷄等畜糧食而不能肥腴自自然之利皆失則日用所需惟糶米麥糶之而售則家無蓋藏糶之而不售則完納稅糧以及衣服婚喪之用皆絀此臣所謂有損於生計者也且夫小民之趨利如水就下此非政刑所能防也利所不在雖當之而不為利之所在則禁之而愈甚燒鍋禁則白酒少酒少則價必貴價貴則私燒之利什倍什倍之利之所在則民以性命爭焉私鑄銅錢私造賭具罪至斬絞軍流而民猶或犯無他爭利故也今私燒白酒則將定以何罪乎我皇上大聖至仁斷不忍以飲食細故而致民於大辟則其罪必不比於私鑄造賭罪輕於彼而利有其甚焉欲民之不犯難矣不得已也而重官吏之處分官吏畏處分則查拏中商小賈類皆失業而豪富之家高牆深院查拏之所不至敢於觸禁則富民益獲漁利之益貧民不勝其欲而思效之將改造其器而變易其法於是乎釀醋之盆皆可以釀醋蒸飯之甑皆可以蒸酒有司奉令不謹則賄縱而分其貲財奉令過謹則橫拏而傾其身家不寔惟是而已夫醋盆飯甑則何家不有哉一家之盆甑偶爾犯法則萬家之盆甑盡屬可疑將炊爨之民比戶可以查拏日用之物隨手可以訛詐公庭無非訐酒之訟而國圉亦不能容犯酒之人矣孟子曰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本為小民之生計而滋擾如此則立法不可不慎也臣之愚昧以為燒鍋之禁或宜於歉歲而不宜於豐年歉歲粒米維艱則大麥高粱之類亦可以療飢禁之誠為有益但止可禁於成災之地而各處不必通行亦但可善為勸導暫為封貯而不必壞其器具而加以刑罰至豐年米穀足食則大麥高粱之類原非朝夕常食之物自宜開通酒禁使官吏無由需索而民間亦得出其不急需之顆粒無所用之粒糠轉移售賣以佐不時之費則上下不擾而百姓自享盈餘之慶矣望

皇上為斯民熟計之也

請開麵禁疏乾隆三年

乾隆三年六月初八日辦理軍機大臣面奉

上諭據江蘇巡撫楊永斌奏稱嚴禁踴麵一事朕思從前民間製造踴麵器具皆費工本今既禁止踴麵理應將器具聽民變價或改造別用庶幾稱便若概行封貯則前此製造之費盡歸無用殊非體

孫嘉淦

恤商民之意辦理未為妥協至稱未奉禁之前有造成之陳麴朕不知伊所謂奉禁者指何時而言朕禁麴之旨久已頒行而尚有如許未售之麴則可見地方大吏有司接到前旨不過視為具文並未實力遵奉矣至今歲二麥如果豐收則除民家食用外或應勸民間積貯或應發官價採買必實有一應布置乃於地方有益豈可禁止販賣遂可了事耶大凡大臣經理國家之事如有不便於民者即當據實陳奏朕不難收回成命其實有裨益於民者便當實心遵奉見之施行雖經數年或數十年常如一日乃以朕斟酌降旨之事而該督撫等始初略為料理未久即有懈心再久漸至棄置豈必待朕每事每年再三提命而後知警署耶在朝廷固無此政體而在封疆大臣亦不當如此存心今因楊永斌之奏並諭各省督撫知之欽此仰見我皇上聖明遠燭勤恤民隱之至意臣愚昧之衷苟有所見不敢不據實敷陳伏查禁麴之令蓋因禁酒而起以為麴者酒之原也嚴禁麴則可不耗麥而裕益藏且麴既不販則可少造酒以省五穀此議禁之本意也乃自立禁以來奉行不力者既視為具文而陳麴之貯所在多有力於奉行者則又毀器具拆坊肆封麴塊查販因官旁午於道路役索詐於鄉村如江蘇巡撫楊永斌之所為蓋在在皆是也 皇上亦既知其擾累而惻然有所不忍也夫使擾累於一時而可有益於異日則不必為目前之姑息而讓長久之至計乃臣再四思之而知其無益於民也今夫五穀之產燥濕異宜惟麥為南北所通種普天率土種麥之田十居八九每遇豐年所收最廣而性不可以久貯今夏之麥至明夏而遂變近濕而虫蛙近風則蛾飛再過一夏則成霉再過一夏則成反雖謹藏之不能救也收廣而難貯於是乎口食之餘亟思糶賣以佐日用之需顧商家糶之則買之者寡矣於是乎豐年之麥價賤而不售富商大賈乘民之急而賤收之收之既多而無處轉販於是乎跣麴為其質輕而可以行遠也此雖商賈漁民以逐利然而農民實利其麥之得有所售而可以濟急故彼此相安振古至今而未有改也今取商民之故業一旦而禁之不惟毀器封麴商賈之資本盡虧且民間有餘之麥將如何售賣乎二麥疊收比戶足食本地之民既不購買跣麴已禁商賈不來農夫力穡無暇遠販於是乎衣食婚喪日用之需皆絀加以稅銀之徵麥熟為期麥不可售則糧無由完既有損於民生兼有虧於國計積之歲月而暑蒸霉變化為烏有並無益於益藏此雖 皇上鴻仁遠沛發官價以採買而庫帑有數豈能盡糶民間之滯積且貯之倉而必不能久則是民急暫紓而官累無窮亦非無弊之道也再查跣麴坊肆惟河南江蘇為多各省皆取資焉夫使禁二省之跣麴而果能減各省之造酒亦何妨若一方以利天下而有所必不能者則以麴之為物家家必用之亦家家能跣之向特二省之價賤耳賤者既不可得則自跣之而自用之所必然也麴禁雖嚴不能禁人之自跣則是向也總跣於兩省今也分跣於四方向也跣於麥賤之鄉今也跣於麥貴之地所耗之麥猶是此數而使麥

貴之處因跼蹙而愈貴賤之處因不跼蹙而愈賤商賈既已失業而於民人毫無所裨則是徒為此紛紜也至於禁販運查國積則尤有所不可夫糶粟參以完稅糧此有司所敲扑而督也裕益藏以備荒歉此功令所諄複而導也顧販運之與糶賣事異而形同國積之與益藏名殊而實似禁販運必併阻其糶賣查國積將並稽其益藏則官吏之侵漁何極而百姓安所逃此法網乎天下農民幸逢 皇上至誠昭格迨用康年廣貽來年以樂我黎庶乃口食之餘不能售賣以濟用商賈收之則以為跼蹙而嚴拏之富戶收之則指為國積而訛詐之民自糶之又指為販運而需索之力絕其流通之路使內困於日用外自於追呼束手而待其來之雲變婦子愁嘆不覺豐年之樂而反以為苦此則仁人君子所當急為轉移者也夫為政自有大體富民自有常經輕徭薄賦以留其財緩刑息役以紓其力約法省令以杜其擾安靜而養之歲月以俟之將自蹈於家給人足之感斷未有峻其禁令易其本業多其侵漁而可以富民者也臣願 皇上廣運如天之明勿搖於二三之說深知寬大簡易之可久洞悉科條法禁之無益凡所謂禁酒之令禁餉之令禁販運富國之令一切洗滌盡與蠲除使小民得以懋遷有無商賈得以阜通財貨百姓各享自然之利官吏永無查拏之擾天休海至民氣和樂此則蕩平正直之王道久安長治之要術也

禁酒情形疏

孫嘉淦

查禁酒一事前因步軍統領衙門拏獲燒鍋數起皆係山西之人仰承 諭旨詢問臣謹將現在禁止燒鍋販運之處繕摺陳明近閱邸抄見侍郎方苞又申前議益加擴充欲將南北各省俱行禁止又謂直隸嚴禁燒鍋已經半載山東至今未嘗弛禁兩省之民未聞以此 炳又欲併禁種烟拔其苗而扑責其人等語經大學士等議覆謂臣現將燒鍋器具悉行封禁而山東禁酒禁餉已有成效應令各省一體通行嚴禁即至豐收之年亦不得復議弛禁俱令效山東之法行之即宣化府之昔高梁及山陝棗柿葡萄等物亦不許復用釀酒自乾隆四年為始凡種烟之地悉令改種蔬穀其種烟之人照私開燒鍋例治罪等語臣再四思維中心駭懼夫臣所以封禁燒鍋器具者蓋以 皇上軫念畿輔歉收爰頒 諭旨申嚴酒禁臣蒞任伊始未經奏明焉敢擅開又燒鍋之禁宜於歉歲而不宜於豐年亦屬臣之本意故試為之以觀其事之可行與否也今遵於功令而禁酒一月有餘矣無日不報拏酒之文無刻不批審酒之案查前督臣李衛任內一年之間拏獲燒鍋酒麵共三百六十四起人犯共一千四百四十八名臣抵任以來拏獲燒鍋運販七十八起人犯共三百五十五名通計酒四十餘萬斤麵三十餘萬塊車輛騾馬器具難以悉數凡此特報總督衙門者爾其各府州縣自結之案尚不知其凡幾此特拏獲在官者爾其吏